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7
3



宣講拾遺卷三 目錄

第三訓和睦鄉里 衍說一段 旁引古今順逆證鑒數案

忍讓睦鄰

排難解紛

慈虐異報

盛德格天 附 賣身葬父

天眼難瞞

縱虐前子 附 五元哭墳

陰惡遭雷

和睦鄉里

萬歲爺說。如何是和睦鄉里。宇宙閒茫茫大塊。千村萬落何所紀極。偶然與這些人生同一時。住同一鄉。豈不是有緣。古人云。八百買宅。千金買鄰。可見鄉里最要緊的。雖不是親眷。到比那隔遠的親眷。更相關切。雖不是兄弟。到比那不和好的兄弟。更得幫助有力。有等不知事的人。只道各家門別家戶。有甚相干。不知田地相連。屋宇相接。雞犬相聞。起眼相見。一塊土上脫不去。躲不開。那一件能瞞得他。那一箇能子然獨立。況且是非也是鄉里閒易得生。冤家對

頭也是鄉里間易得結。大凡人家災禍多從與人不和睦起。親戚不和睦。他還顧些體面。只有那鄉里不和睦。決定有災禍。所以鄉里關係最緊。總要和睦。鄉里卻不同。也有做官吏的。極富極貴的。這是箇強似你的鄉里。安你貧賤的分。小心尊敬。不可得罪於他。也有極貧極賤的。這是不如你的鄉里。存你一點憐恤的心。常常要看顧周濟他。就是爲工做小生理的。甯可與他足錢。不可刻薄了他。遠年債負還不來的。宜寬讓他也。有一種極凶極惡的。這是不好的鄉里。要謹慎防避他。卻要以禮待他。憑一點至誠心。

感動他。化導他。凡百事讓。他忍他。中間或更有一等賢人君子。爲善積德的鄰里。這是一方祥瑞。百家師表。在你比鄰。更要日日去親近他。事事去請教他。待他要如父兄一般。敬他要如師長一樣。又有一等爾我尋常一般樣的鄰里。都要你往我來。如兄如弟。早晚相見。必須謙恭。四時入節。婚葬慶弔。必須成禮。有事相託。有話相商。必須同心。有患難。必須扶持。有疾病。必須看問。有詞訟。必須盡心解散。不可搬弄是非。有盜賊火燭。必須協力救護。不可幸災樂禍。勿令六畜踐食人禾苗。勿令兒輩侵壞人墳墓。勿輕生。

以人命傾人。勿廢業以賭博相戲。小有觸忤。置之不聞。稍有過失。勸之使改。這便是休戚相關。一團和氣。纔成一箇鄉里。這等樣人。鄉里中。那箇不愛你。敬你。稱贊你。你家有事。那箇不來幫你。官府見你尚義。亦自嘉獎你。況你出去相逢。箇箇是相好的。不消用得一毫心事。何等快樂。若你用一點機械的心待人。人亦用一點詐害的心待你。時時隄防憂慮。何等苦楚。今人不能和睦鄉里。只是一箇私心。惟恐他人高似你。殊不知你只該去做好人。自己向上。何必妒忌別箇。若一村都好了。更有益。又有一等人道。讓了

這一箇鄉里。皆欺負我。便做不得漢子。定要爭勝。你試看那受用的人。多是能喫虧的人。又有一等人。見鄉里待我不好。就去怪他。古人說的好。他讎你不讎。冤家到底結不成。他不和睦。你只管和睦。一箇愚。一箇賢。到底也有悔心的日子。若他讎你。你讎他。冤深孽結。唇齒相連。必有一場大禍。豈是保身全家之道。我今且與你們說。人在家裏相處。猶不覺得。常想出外的人。聽得一人似鄉里的人聲。不問貴賤。便相親密。又在他鄉外。見一人從吾鄉來。便不勝喜歡。此點心就是和睦的真心。人若能以出外的心待鄉

里中的人安得不好。

萬歲命

聖諭教和睦鄉里。曉諭你衆百姓。各自知悉。處鄰里。要謙讓。謹遵禮義。切不可逞驕傲。自仗勢力。常言道。官一品。不壓鄉里。又說道。滿招損。謙者受益。富貴者未必能長久富貴。貧窮者亦未定。總不發跡。見鄰長當恭敬。他自重你。遇窮鄰多謙讓。嫌隙自息。勸窮鄰須守分。自把命依。切不可見富豪。自把心欺。儻困苦。以仁義求其周濟。萬不可喪廉恥。訛騙不一。總宜立男子志。剛強之義。莫學那無恥徒。不論高低。貧無諂。富無驕。和睦不已有事情。兩相助。豈不安逸。長幼序。友與朋。一團和氣。

自然能同歡樂。干祥雲集。

忍讓睦鄰

心存忍讓。鄉鄰無不睦矣。夫鄉鄰貴乎睦也。若能忍能讓。鄉鄰豈有不睦也哉。今舉一案。忍讓睦鄰而受福榮者言之。敘州府南溪縣一人。姓何名大榮。膝下三子。長名禮堂。業商。次名昌堂。務農。三名學堂。攻讀詩書。尙未成名。大榮素性仁厚。忍讓爲懷。但恐三子都在幼年。性情驕傲。或冒犯於鄉鄰。因將三子喚到廳堂。教訓一番。宜爲父的。喚爾等。各立庭堂。囑咐你幾句話。細聽端詳。各自要心常存一片忍讓。處鄰里。要和睦。莫致參商。

聖諭上講的有和睦鄉黨爲百姓要謹遵不可猖狂干置業萬
結鄰自古所講有急事全仗著鄰近助幫同鄉者俱可作
宗族看望切不可分彼此爭短論長見年長稱伯叔平稱
兄長要恭敬要謙讓言語溫良從不聞訥諍聲快活景像
自釀起太和氣何等吉祥縱有那無義徒做事強梁切不可逞橫性爭競弱強事臨頭當三思退一步想心頭火按
又按百忍無妨若一時不能忍拿棍弄棒打傷人坐監牢
典賣田莊父與母妻合子無所靠養到那時後悔遲空自
著忙總不如學忍讓和睦鄉黨以德行感化人終落善良

此片言望爾等謹記心上若遵依管保爾福祿榮昌講大
榮以此言教子三子皆曰遵從大榮心中卻也暢快時值
冬月初旬大榮送三子學堂應試進府時有鄰人劉成華
強佔何家山界一丈餘寬四丈五尺多長界內有大柏樹
五顆成華率人盡行斫去又將山地開作田園何昌堂出
外看見不由心頭火起高聲大罵宣罵一聲黑心人令人
生怨平日的爭山界一丈餘寬又砍我五顆樹所爲那件
題將起不由我心頭冒烟自古道朽木柴各人所佔那有
箇恃橫暴動要橫磚論柏樹賽得過周維圍轉祖宗手所

培植百十餘年。統眾人來到此。膽敢作亂。我與你一無仇。二則無冤。明明的估住我父子柔軟。難道說盡由你滅理。欺天。我今日要與你情理分辨。請人丁一定要搶回家園。我明知此一去有大凶險。不怕你是牯牛。要把角搬。講何昌堂大罵一陣。決要率人把樹奪回。其兄禮堂不肯爭鬪。意欲告官。雖然也不敢自尊。遂修書一封。命人送去。稟告父親。大榮拆書念曰。不肖男禮堂跪稟。嚴父大人尊前。得知父送考在府。鄉鄰劉成華強佔山界一丈多寬。四丈多長。又伐柏樹五顆。二弟昌堂一心率眾奪回。不肖不肯相

鬪。意欲告官。不知可否。特修數字百叩上呈。大榮念畢。心想回家。又念三子年幼。考試無人照管。恐做出壞事。再說不同。又恐家中鬧事。轉思次子雖然性傲。卻不敢犯我家法。乃作忍讓歌一篇。命來人帶回。至家交與禮堂細閱。一徧。遂命二弟昌堂看。昌堂說大哥情知為弟。未多讀書。何不念與我聽。禮堂捧書念曰。宣為父寄書訓爾曹。須當字字仔細瞧。從前已曾把爾教。竟敢把我囑言拋。為人還是忍讓好。不可傲躁逞橫豪。牢內犯人有多少。皆因氣暴把禍招。自古聖賢垂訓教。誰箇不言忍字高。至聖孔子抱大

道。偶過桓魋逞凶刁。孔子未將仇記倒。只得原天把他嘲。殺身之仇猶撇了。爾等何故耍心焦。這點山界值多少。與其爭鬪不如拋。爭鬪那有一箇好。不是弄棍就動刀。打傷人命禍不小。人財兩空如雪消。縱然不把人打倒。告狀也要把神勞。官司輸贏未可料。銀錢又失一大包。見了差人就稱表。老總房書要抬高。典爺老師連聲叫。低三下四把光明一步禮儀有不到。他的言語亂叨叨。說的言語真可惱。令人想起淚豪陶。受了辱罵不能了。總要銀錢方開消。與其這樣自卑小。不如忍讓計更高。任他強梁性驕傲。一

忍嫌隙自然消。以德感人終落好。鄉鄰尊重氣量豪。昔日張公歌百忍。永垂萬古把名標。這輩古人要體效。我今將此訓爾曹。爾等要遵我訓教。切莫逞性把禍招。儻若不遵父誠誥。歸家定打不恕饒。講禮堂念畢。向昌堂說。父親這封書信。寫得明明白白。你可聽清否。昌堂說。我聽得明白。禮堂說。你還率人鬪搶不鬪搶呢。昌堂說。父親這書上寫得明白。我豈敢鬪搶。大哥還告狀不告呢。禮堂說。我怎敢告狀。咱們只得遵命而已。過了幾日。大榮回家。走到宅近。遇著劉成華。仍然如平常相親相愛。把爭界伐樹之事。惹

宣講抄遺
然忘了。第三日趕場。又遇成華。遂請進茶園喫茶。說道。弟近日未在家中。聞兄台前日伐樹之事。此物本是兄台的小兒愚蠢。少讀詩書。看契上界限不明。妄以爲己之物。錯出了些言語。實則無禮。但兄台與弟乃是近鄰。又係故交。還望兄台寬恕。萬勿見怪。劉成華見大榮這樣謙和大量。不覺天良發現。便說。何兄不必這樣講。山界本是你的。說甚麼是我之物。兄台既是這樣待我。我決不要你的。明日原物送還。但是我錯。還望何兄遠見。大榮說。你我兄弟又是近鄰故交。財物原要相通。何分你我之物。兄台如若送

還。我決不收。成華說。兄台似這樣爲人。你物勝如我物。自今以後。再無人敢來相欺你。你只管放心收下便了。喫茶已畢。各自回家。次日成華果將柏樹如數送還。親自來何府謝罪。大榮還要命人與他送去。成華再三不允。口稱何兄莫疑。咱二人嫌隙已竟說明。你務要送到我家。就是把我看作小人了。咱二人豈不又有仇恨了。大榮見說。只得應允收下。遂留成華進庭。卽設酒宴歡飲一天。至晚而歸。自此二家和睦。第二年劉成華又逞其勢。去伐東鄰趙平山的大栗樹三顆。平山不知忍讓。不由心頭火起。指之大

罵宣罵一聲。劉成華實則混賬。屢次的逞橫性。欺壓鄰鄉。皆只因好鄰舍能存忍讓。慣起你牛皮氣。凶過虎狼。我山界大栗樹。竟敢伐放。咱今日一定要論論弱強。任憑你率眾丁拿棍弄棒。若懼你。算甚麼。丈夫志剛。這一次我若還再把你讓。恐後來眾鄉鄰難把頭揚。卽不然。告當官。情理面講。見官府不怕你。丁多口強。盤住你。扯堂下。枷打笞杖。從今後不準你任性猖狂。平下你凶悍性。眾鄰景仰。縱教我敗家產。到也無妨。講他二人當時大鬧一場。各自進衙稟官。劉成華不得好批。被官責懲。自此兩家仇氣難消。各

自懷恨在心。次年平山的牛索扯脫。跑到成華祖塋。擦倒碑石三塊。成華將牛牽回。遂投地保決要告狀。不意是夜成華之媳小產。落一男孩。就怨是墳上之犯。遂鳴於官。害得平山花錢四百餘串。兩家仇恨自此更深。凡有些須小忿。不是打架。就要告狀。共打官司五場。兩家皆負重債。未過十年。兩家田產。概行賣與何姓。成華全家俱害瘟疫而死。平山亦至乞討。後何學堂名登甲榜。大榮壽享八十善終。依此案看來。凡處鄉鄰。當以何大榮忍讓爲法。以劉趙二家橫暴爲戒。

排難解紛 附經驗良方

歎世之愚夫。只知刻薄成家。望求富貴。從不以方便存心。若有人來激勸。他便推托家貧不能。未想方便事也多端。亦不盡在錢財上做起。或傳方以療疾。或排難以解紛。或指迷以歸正途。或下力以補道路。一言一動。一念一時。凡濟人利物者。無往不是方便。何言家貧不能。而甘棄夫前程乎。今舉一案。不費錢財行方便。而竟證仙籍者。諸位請聽。武昌府大邑縣。一人名沈萬言。妻顏氏。家亦不甚豐足。每年所收之糧。僅可用度。夫婦二人。全仗一雙嘴行方便。

善能排難息爭。若遇士人。說些至情至理。若遇愚人。講些陰果報應。設遇凶悍之徒。不識勸解者。就使惡言抵觸他。也不以那為羞。旁人與他送號。為方便嘴。呼顏氏為慈悲。舌。那日忽聞本村東鄰李茂林。李華林兄弟二人。爭競家產。終日吵鬧。幾幾乎有欲興訟之意。於是先把李茂林請到家庭。勸解云。宜尊一聲。李賢姪。庭堂坐定。有幾句。愚蠢話。講來你聽。令尊翁。重勤儉。苦苦耕種。纔置下這田產。家業頗豐。茂林日老人家的辛苦我是曉得的生下你二弟兄。心中喜幸。盼成人。定婚姻。各把親成。盼望你。理正事。不履邪徑。但願你相

和睦。常常同耕。老人家的恩德。實是報不盡的因些須。小事故。各自任性。

你不種。他不耕。去把氣生。他二老。看此境。心何安甯。惹的

他。無奈何。暗把淚傾。只因人口繁眾。多惹二老。惹氣你又說。願析居。各耕

各種。那二老。無其奈。與你分清。他恐以後。有些攪擾你各自。又肯聽

枕邊口。哄他的多。你的少。鬪鬧相爭。眾親族。解勸你。執迷

不醒。一箇箇。欲告狀。去把詞興。我豈有告狀之意見怎不體。二爹娘

養育恩重。到此時。熱心腸。猶如寒冰。假如你。令尊翁。他不

理正。若不置。這田產。你有何爭。可不是的再譬如。這財產

皆是你掙。你身體。從何來。誰人養成。你也會。讀詩書。文意

頗懂有一輩古聖賢講來你聽。可是那輩古人昔伯夷與叔齊兄弟敬遵父命重天倫兩不相爭他弟兄餓首陽封為神聖皆只因一讓字萬古傳名。那是何等人品那江山不比你家業頗重他不肯違父命傷了倫情因些須離手足又違父命你自思怎逃這不孝罪名。講這片言語說的李茂林低頭無言自悔錯誤即使禮告別日多承指教次日又把李華林請來也如此相勸華林也知悔悟他弟兄自此漸漸的就和睦了且說他妯娌二人見他兄弟和順家也不分各自心懷不平仍是說長道短一日顏氏進李府把

他妯娌用好言各勸一遍曰你妯娌不和多惹公婆惡氣理當進堂陪罪二人同至草堂拜罷公婆見禮已畢顏氏曰你妯娌今已和睦同著公婆聽我再勸一番。宣你妯娌相和睦同拜高堂細聽我傳你箇與家良方事公婆宜和順性莫傲上凡事情遵教訓言語溫良一箇箇心常存一片忍讓待妯娌如姊妹一樣心腸看姪男與姪女親生一樣莫因些口頭物爭競弱強家務事不可對丈夫學講切莫向公婆前說短道長誰有些言語差要放寬量有活路同去做莫辭奔忙小孩們來學話就把他囑切謹記莫護

短各訓兒郎。凡衣布與財物。同用同享。萬不可分彼此。自積私房。靜坐時。思己過。莫虧心上。閑敘閒。又不可道人短長。兄弟和。妯娌睦。家口興旺。居家人。同孝敬。二位高堂。賢德名傳出去。誰不景仰。各與你娘家人。增點餘光。講一片言語。把他妯娌二人。勸的歡天喜地。遂告辭而回。偶遇鄰家小兒。被滾湯傷身。起泡疼不可忍。顏氏即傳其方。日用石灰半碗。兌井水攪勻。澄清水半盞。與香油停兌。再用槐條攪。如雞蛋清樣。敷患處。即效。其鄰就依此方果愈。再說沈萬言一日在官道補路。見路下濠水將乾。其中有小蝦。

蟻亂攘。萬言歎曰。皆性命也。用手一捧。一捧送至深淵。所救之命。約有數萬。累的身體困倦。坐在路旁歇息。忽見王某牽一老牛。後跟一屠夫。萬言窺歎曰。此牛必喪屠夫之手。心中不忍。於是讓他歇息。王某曰。急忙趕路。沈曰。此牛殺之可惜。王某停步曰。此牛已十餘年矣。老了不能耕田。所以賣殺。沈曰。不可。宣尊一聲。王大兄。貴步停站。把老牛真來由。細向你談。畜牲之類。還有甚麼來由。只因他前生的。把人債欠。這一世。變耕牛。纔來償還。到你家。十餘載。耕地耙產。也不知受過了。多少顛連。他生就是耕田之物。豈可惜他。從五更。被上套。晌午。

不轉。累的他氣力盡。腰疼腿酸。通身上出血汗。又渴又餓。若張嘴。喫口草。就挨皮鞭。怕挨打。忍著疼。苦往前盼。只熱的如火熾。口吐沫涎。從春天。只耕到十月之晚。把五穀盡收回。供與人餐。說不盡。炎熱天。耕田苦難。到冬月。拉腳車。去掙銀錢。主人家。穿皮襖。呼寒道冷。那老牛。披星月。鋪地。蓋天。凍的他。骨如酥。渾身打戰。冰凌地。札皮肉。痛苦難言。他與你。掙銀錢。十有餘載。怎忍心。賣屠夫。去挨刀。懸他。雖說是畜類。性情無二。你何必。圖孽錢。與他結冤。不信他。懂人事。轉面觀看。那老牛。跪流平。兩淚漣漣。講 王某轉面一

看。猛然醒悟。與屠夫曰。此牛與我萬金。也是不賣了。遂牽牛而回。屠夫即怒。怨曰。好容易買此一牛。被你一陣話。把生意打破。真乃可惡。沈曰。你且息怒。聽我道來。宣 屠夫哥。你不必反把我怨。我把你殺生報。細向你談。我這殺牛。也是生意。有何報應呀。 現報應。你也曾眼所親見。我並未見過一些報應。

玉皇爺。差紅巾。所為那般。反叛賊。住相隔。千餘里遠。不相識。他與誰。有何仇冤。燒房屋。搶妻女。又把入砍。因前世。殺生賬。冤冤相還。這世間非我一人殺牛呀。 你只管。你不殺。不把債欠。修

者修造者造。報應不偏。若不信。你向這世間觀看。也有的坐八抬。也有打磚坐轎的。因前生勤修苦煉。凶惡徒把孽造。轉生打磚。二八月祭聖人怎孔夫子在當時。列國流轉。今稱為萬世師。道行滿天。三國桃園結義殺白馬宰烏牛豈無罪過關夫子在三國。忠義保漢。財不貪。色不迷。性剛志堅。那祭牛身雖死。還把恩感。他感何恩感其他。能超渡。轉生奇男。你無功。超渡他。把他債欠。或今生。或來生。必要償還。若不然。到陰司把賬清算。殺一命。還一命。方能解冤。我這冤孽已造還。有甚妙法解救否。只要你。能改業。別作正幹。老天爺不肯殺。悔過之男。甚麼生意可做。諸生

意皆可做。任你主見。切莫做虧心事。少遭禍端。少遭甚麼禍端。我做鄰。當屠夫。勸他不轉。經年閒。痲鮮血。百藥難痊。屠夫聽見此言。更信報應。即跪沈老面前。垂淚曰。現今我得痲血。沈曰。講之疾。已有三年。不知是報應。還有甚妙方醫治否。問曰。只要。只要你發誓改業。多行方便。我就傳你妙方。問曰。用鴨蛋子四十九粒。去皮。圓肉七枚。每肉包七粒。開水送下。數服。保愈。屠夫叩謝而去。至家焚香發誓。自此改業。心存善念。就依此方。服三劑而愈。沈老亦從此歸。遇一幼童在路旁。嘔哭。遂問何故。童曰。我母起一惡瘡。甚險。紅腫高大。又兼心疼難忍。無錢買藥調治。因此嘔哭。沈曰。不必嘔哭。我傳

宣講抄遺
你一方用荒野中乾猫兒眼一把煎湯結糖爲引。無糖亦可。幼童叩謝而去。就依此方。二症並愈。時值中秋。顏氏之室姪來送節禮。有活鯉魚數尾。顏氏不忍食之。送至深淵放生。來到河邊。將魚放去。回頭上岸。遇一幼婦。面帶憂色。遂問何往。那婦垂淚不語。顏氏便知端的。曰。你有何冤屈。向我說來無妨。何必悲嘯。婦曰。老伯母呀。我命苦如黃連。幼時父母早亡。跟定哥嫂成人。所受苦楚。難以盡言。盼望出閨。可以過活。誰料嫁過門來。與哥嫂大不相同。公婆性烈。小姑塾害。丈夫嫌醜。終日打罵。實難過活。不瞞你說。前來投河尋死。顏氏曰。你的主意錯了。宣你居年幼識見淺。拿的主意實在錯。人在世間爲媳婦。怎能不受些須磨。只要聽教莫多語。那怕嚴公與惡婆。小姑多用好言哄。凡事須當先認錯。將來他是一箇客。還能再住年幾何。丈夫嫌醜要忍耐。總宜色溫聲柔和。事事謹慎順從他。縱然嫌醜待怎麼。千年黃河熬成路。將來你也爲婆婆。若還投河尋自盡。不孝罪名難逃脫。上撇老來下撇少。有何言語對閻羅。

冥王問你不孝罪。下到地獄受折磨。與其陰司受苦楚。不

宣講抄道
勝在世苦熬著。果能盡孝賢名出。雙親九泉也安樂。勸你
急速回去罷。聽我言語總不錯。講那婦始知悔悟。卽跪地
垂淚曰。我回去。夫君若知其情。豈肯與我干休。顏氏曰。不
然。同我到家。央我老伴。與你寫書一封帶回。許你不至受
氣。於是二人到家。見了沈老。說明此情。萬言遂提筆寫書
曰。宣上寫著。沈萬言頓首拜問。先勸解高堂上。二老安人。
媳若還有過錯。從容教訓。切不可出惡言。罵他雙親。媳與
女都是兒仔細。評論女出嫁。受嫌賤。未必甘心。未想你到
衰老眠牀臥枕。奉茶湯事庭幃。所靠何人。你的女來學話。
不可盡信。須勸他。與嫂嫂相近相親。嫌嫂嫂。落不賢。被人
談論。未想你在娘家。能住幾春。再勸解賢少君。性莫太蠢。
結髮情。天定就。前生緣分。論淑德。也不在容貌醜俊。只要
他孝公婆。敬重夫君。誰不想好容貌。令人可欣。雖醜陋也
都是父母遺身。譬如你容貌醜。他的貌俊。反把你來憎嫌。
你豈甘心。若娶箇美貌妻。不遵教訓。逆公婆。慢丈夫。不守
閨門。終日裏愛打扮。活路不問。惹著他。便恚氣。尋死嚇人。
恚的你沒奈何。終日憂悶。怎勝似醜陋的賢德婦人。你的
妻雖醜陋。道還孝順。經年閒受打罵。天良何存。折磨他。無

奈何去尋自盡。幸遇著我老妻。救回寒門。把好話勸多端。方纔應允。他又恐回家來難見夫君。因此情提起筆。寫此一信。望賢契從今後。把妻當人。若不然。你的妻尋了自盡。他娘家豈干休。要把狀輪打官司。把家產一旦花盡。到那時後悔遲。怨得誰人。此片言放心下。仔細思忖。若遵依。管保你快樂長春。講萬言將書寫訖。交與幼婦。幼婦遂謝活命之恩。而回。顏氏送至莊頭。忽聽鄰婦分娩。胎衣不下。卽傳其方。日用華蘇子四十九粒。明雄黃一錢。同搗成膏。敷腳心下。衣落卽去。其鄰就依此方。其效如神。時遇陰雨。綿

綿水聚當途。行人至此。涉水甚難。沈老遂順著路邊開一小溝。將當途之水徹乾。用磚石墊一換腳小路。似乎能行。時來陳宋二位學生。問其何往。生云。前去會賭。沈曰。賭場卽是禍場。不可前去。陳生日。俺們急去趕賭。你有許多嘮叨。沈曰。宣尊一聲。二相公。切不可去。我把這賭錢事細向你提。賭博場猶如那殺人之地。或輸錢。或惹禍。難以下席。陳生日。你說這敗興之話。何用可笑。怎不思。二爹娘。怎麼養你。出痘疹。過關煞。劬勞。罔極。爲孩兒。不惜力。苦苦耕地。五更起。半夜眠。身披汗衣。陳生日。你把話留些打發。閻王爺罷。治下這幾畝田。亦非容易。盼望

你常守業勤耕勤犁。實指望到衰老終身有倚。你竟然不聽教。浪蕩胡爲。貪嫖賭。把家產一日拋棄。到那時無度用。怎樣結局。陳謂宋曰。急速走罷。莫聽他。這些閑話。宋曰。聽到底再走。父與母妻合子。喫穿問你無奈何。結匪黨作歹爲非。敗祖德。違父訓。喪壞心志。早不醒。到那時後悔延遲。講陳生怒口呼名號曰。我輸的是我的錢。敗的是俺的德。與你何干。真乃可惡。遂趕賭去。沈老付之一笑。宋生始知悔悟。卽對沈老使禮曰。多承指教。自此而回。安分讀書。竟守產業。陳生執迷不悟。把田產盡棄。後結匪黨犯法。死於獄中。再說沈老年至九十六

歲時偶得一夢。來了二位青衣童子。手捧

玉旨口稱沈老公公。汝老夫婦處世以來。出言俱是功德。舉步無非善行。上帝見喜。命吾等預通信音。至三月十二日辰刻。請汝夫婦同登仙籍。言畢稟揖而去。沈老醒來自覺不能久於人世。命子媳把衣衾棺槨備辦整齊。又把子姪同喚堂前囑云。宣我自覺陽世間不能久戀。囑咐爾幾句話。牢記心間。你老正康健之時。何必多心呢。處世事宜謹慎。小心檢點。每年閒早完糧。自得安閒。鄰族中多謙讓。切莫懷怨。萬不可任自性。動耍橫磚。打傷人。坐牢獄。典賣田產。衆鄉鄰

笑罵你為人不賢。總不如守本分。慇懃正幹。莫貪賭。莫浪蕩。莫喫洋烟。不干己。莫出頭。調理家產。遭禍端。皆只為多出妄言。每晚閒鎖門戶。必親檢點。教子孫苦讀書。早起遲眠。凡處事。莫虧心。便宜莫佔。喫虧處。要忍耐。志憑青天。但願爾遵此話。多行方便。久以後。子而孫。自得昌然。子姪皆說他年老糊塗。不信宣顏氏。也把媳女等同訓一番。宣婦女之道宜勤儉。三從四德。要完全。孝敬公婆。頭一件。恭敬丈夫。理當然。終日切忌豔妝扮。目要正視。體要端。出必藏形。窺掩面。無事不可到門前。謹守閨門。做針線。不可看戲把燈玩。三

姑六婆。免進院。此等最易惹禍端。縫聯補綴。心莫厭。無故切莫出妄言。進厨莫拋米。合麪一粥一飯。來處難。竈上切忌搗薑蒜。穢柴作食。造罪愆。水缸常常宜。令滿柴草不可堆竈前。睡時厨房看一徧。小心謹慎聽自然。講媳女皆言遵從。眼看至期。沈老夫婦。又把親鄰。瞧看一徧。眾鄰皆說他是患顛疑之疾。不信他能知生死。至三月十二日早起。盥漱已畢。整齊衣冠。同眷屬用過早飯。眾鄰齊來看問。見他精神清爽。飲食如常。就能死了不成。眾皆以為笑談。一人進前問曰。余有賤疾已久。常聞老公多有妙方。望其方

便沈老日有何貴恙。鄰曰：肛門漏瘡，已九年矣。沈老日用乾黃鱔一條，燈油浸透，對燈頭燃起，令其滴油，用茶杯接之。先用白矾煎水薰洗，用此油敷之，每日三次，半月保痊。後須買物放生，超度此鱔亡魂可也。正談敘之間，眾皆聽空中有鼓樂齊鳴。沈老曰：時已到了，不能與諸位深談，遂稟揖告別。老夫婦同坐草堂，欣然而逝。試看沈老夫婦一生所行之方便，不可勝記，併未費一些錢文，而竟登仙籍。世人勸謂家貧行不起方便，豈不終身自誤哉。凡聽此案者，其中數方，皆可謹記，無不效驗。

慈虐異報

從來婦人之道，相夫子，事翁姑，和妯娌，宜家室，四德三從，自古為昭。其或為人繼室，待前房子女，更宜憐恤，則後母較勝於前母，善報固自不爽。苟或居心殘毒，其夫又不檢約，則孤兒幼女之苦，有不堪言者矣。惡報烏能免乎。今講一案，慈受旌獎，而虐遭殘罰者。請大眾細聽：陝西鳳翔府，有一人姓秦，名潤福。前妻胡氏身故，撇下一子名克禮。繼娶柴氏，生一子名克讓。柴氏賢淑，待前子勝如己子。克禮五歲，克讓三歲，不幸父又身亡。自後柴氏待前子更加慈。

愛凡衣服飲食偏厚長子。非次子所能及。二子漸至少壯。俱送學堂讀書。一日他弟兄角孽。克讓回家對母嘔哭曰。哥哥喫穿都勝於兒。心仍不足。仗他身大力強。欺壓與兒。望母親與兒出氣。柴氏聽之大怒。遂執竹板責打。宣罵克讓。蠢奴才急跪堂前。聽為娘把情理細向你言。你哥哥他本是前娘生產。一歲時撇了母。零丁孤單。况你父臨終時。囑咐一徧。只恐的。到後來待兒心偏。我若還厚待你。把他看賤。恐難免外人們罵娘不賢。娘終日把此情仔細盤算。薄待你。厚待他。方為正端。蠢奴才年幼小。識見太淺。除卻

父尊兄長分所當然。昔晉時有王祥並弟王覽。他後母待王祥刻虐百般。那王覽跪母前垂淚幾諫。感得母心慈愛。萬古稱賢。想此情。兄責弟不可懷怨。曾不思家庭內孝弟為先。今為你無弟道。打你幾板。從今後再如此。決不容寬。講柴氏手舉竹板。要打克讓。適值克禮自館中歸家。見母親要打兄弟。急跪母前懇恩曰。兒與兄弟角孽。惹母親惡氣。是兒之不孝。母親莫打兄弟。把兒重責。纔是。柴氏觀此情景。轉怒為喜。放下竹板曰。但願爾等知娘養你。受了無窮辛苦。就該和睦。盡心讀書。方不負我養你一場。二人深

知感悟自此兄寬弟忍甚屬可嘉鄰近有一商人姓李名大發也是前妻身故只撇一女名桂香後取金氏帶來一子名丁混金氏素性險毒貌慈心惡每每背夫折磨桂香大發若在家中看他道也慈愛故未細察一日大發又要出外貿易囑其妻曰望你憐女年幼從容教訓金氏說自來何曾把他看薄了夫君真乃多心大發去後待桂香倍加刻虐將撿柴擔水舂米推磨等事盡付與桂香一人經理可憐十數歲女娃怎能做得許多又兼食不充口衣不遮身若有些須不到處就打罵不休每日撿柴路過柴氏

門前柴氏看他如此饑寒心發仁慈叫到家中與他些剩飯充饑偏被丁混看見遂回家對他母親墊害宣丁混見

娘淚梭梭聽兒把話向娘說桂香對鄰把娘數他數我些甚麼他

說窰娘把他磨還說些甚麼話無有又說饑寒難得過逼他撿柴上

山坡他說你些甚麼無有帶犢長短作賤我父回要把兒除卻講金

氏聽之懷恨在心晚間桂香撿柴回來不容分說用繩子細綁在地用木棍周身打了一遍又使大針釘入十指火炷烙其兩膀恐外人聽見不準高聲嘯哭桂香疼痛難忍就地打滾而哭宣喊聲媽叫聲哥快把十指針抽脫儘你再疼

一陣抽疼得狠。實難過。兩膀又用火焙烙。這還算輕的。還要使刀割你呢。

聽一言。膽嚇破。問娘兒犯何等錯。撿柴怎麼這時候纔回來。上山坡無

裏脚。路險柴重漫漫拖。你上秦家去做甚麼。兒從他門前過。伯母留

我停停脚。你怎麼與他要飯吃。秦伯母憐念我。與我兩箇冷飯。對

他說。窑娘折。兒豈敢說娘錯。旁言不可信。真確。那有旁言。磨你甚苦呢。

幾棍不。算兒錯。兒改過。望母慈悲。恕饒我。毒口道我長。短豈肯輕饒。

兒幼。血脉薄。施恩勝似念彌陀。生來嘴甜。心苦。你父娘只

要。恕饒我。若露一字雷擊我。講金氏說。暫把你鬼妮子。恕

饒。這有穀子斗半。今夜若春不淨。定要你命。因把大針抽

脫。繩子解下。桂香不敢怠慢。忍著疼。即去春糠。金氏母子

回房安睡。桂香春著穀糧。周身傷痕。疼痛難忍。再說不春。

明早苦刑難受。心中暗想。終無生路。不如一死。免受罪苦。

待他母子睡沈。暗暗出了大門。到母親墳前。一陣痛哭。宣

小桂香。跪墳前。淚珠滾滾。哭一聲。慈心母。細聽苦情。想當

初得孩兒。父母歡欣。終日間。懷中抱。猶如寶珍。怕兒冷。怕

兒餓。時刻謹慎。出天花。與痘麻。費盡苦心。數歲時。遭不幸。

母把命殞。撇下了。苦命兒。身靠何人。兒的父。終日間。主意

打盡。無奈何。娶繼母。扶養兒身。繼母來。帶一子。名叫丁混。

他母子俱懷著陰毒險心。父在家做面情。假意慈憫。父出外就不把孩兒當人。好歹飯不教兒飽喫。一頓身穿的襪。打襟鞋無後跟。到晚間無被褥。寒冷難忍。凍的我骨如酥。倚靠竈門。舂穀糧與推磨。種菜送糞。割猪草並擔水。靠兒一人有一毫。做不應。怒氣忿忿。不是打就是罵。還不趁心。秦伯母看此情。心中不忍。叫他家拿剩飯付與兒吞。是何人對他說。心中懷恨。撿柴回纔到家。綁倒埃塵。足打够百餘棍。還不算狠。十指尖釘大針。火焰烙身心。猶若滾油煎。疼痛難忍。還不準。高聲哭。驚動四鄰。忍著疼。苦哀告。方鬆

繩細斗半穀。舂不淨。要兒三魂。哎爹呀兒在家受苦磨。怎

得知信。哎娘呀娘不死。兒怎够受此苦辛。爹呀從今後咱

父女不得相近。娘呀願母親快顯靈。來接兒身。講桂香哭

訴一陣。遂去投井。幸遇秦克禮夜讀之間。忽聞犬吠。出宅防賊。救回家去。交與母親。柴氏問他為何尋死。桂香把責罰苦情。細訴一遍。柴氏勸解不必如此。待天明我去勸你母親回心。便送你回還。遂與柴氏同眠。次日黎明時。金氏在牀上喊叫桂香推磨。連聲不應。卽咒罵不堪。起身要打。尋之不見。這死妮子。那裏弔鬼去了。正咒罵間。柴氏到家。

欣然一禮。問候刻下清安。金氏還禮曰。承問了。秦大嫂無事。輕不出門。有何貴幹。柴氏即用良言相勸。宣我今早到

此院。不為別件。把咱們當後娘。來由細談。當後娘有甚麼來由。因前

生少修積。有些缺限。膺後妻於人道。便屬不全。也是咱的命。該如此。

前房兒。更要比親生重看。憐念他年幼小。須要從寬。若不從寬。

馬有他命。切不可做面情。陰毒心險。當後娘磨前子。醜名難擔。

就待他百分慈愛也難落賢名。待兒好。待兒歹。難瞞眾眼。或陰毒。或慈愛。

更難欺天。不怕人說長短。自有青天看見。因咱們是同類。纔來相勸。話有

些不周。倘望其包涵。我有那些不是。只要你說無不遵服。小桂香十幾歲。正

學針線。經年閒去打柴。難免人談。細活他又不會。難說教他坐吃現成。既喫

苦。就當該把他憐念。殘冬時皮包骨。周身無棉。新衣都被他穿破。那

還有若一日。他的父貿易回轉。見女兒。此情境。未必心甘。

我沒折磨他。你還說。從未曾把女磨鍊。今夜閒。因何故。叫

苦連天。不知又作甚精的。早起就出。去吊鬼尋之。不見不知何往。只要你從今後。心回

意轉。若不然。誰怎肯告你實言。只管實言告我。自後再不磨他。就是昨夜晚

受不過去。尋短見。幸遇我克禮兒。救回家園。虧你令郎救他。不然我的

臭名怎擔。從今後。再不可把他嫌賤。設有箇不測處。後悔遲延。講

金氏說。秦大嫂只管放心。以後再要如此。教我不得善

終柴氏聽得此言。卽回家去喚桂香。丁混素與秦克禮不睦。遂唆其母曰。此情若洩於外。咱母子醜名難擔。再說父回。豈肯干休。金氏說這可怎的。丁混說依我主見。就說桂香不正。與克禮有私。與他鬪鬧一場。逼死桂香。告他強霸幼女。一計兩得。有何不美。金氏依從。丁混遂持刀罵到秦門。克禮大怒。手持木棍。把丁混腦殼打破。七孔流血而亡。金氏抱兒痛哭一場。遂協同地保進城稟官。縣主卽委右堂下鄉驗屍。柴氏在家喊天叫地。無所措手。欲教克讓替兄填命。不知他肯從否。遂把克讓喚到密室相商曰。你哥

好心救人。反遭大禍。若填他命。豈不負屈。况又絕你父之長嗣。如何是好。望兒速作良策。全爾兄命。克讓口尊母親。兒欲替兄頂案。一全父暨前母之嗣。一表俺兄弟友愛之情。萬望母親應允。柴氏曰。兒真乃孝悌可獎。正合母意。遂懇地保依此報案。事已忙迫。未得與克禮說明。官卽到來。解驗已畢。吩咐地保人役帶凶手進城。地保就把克讓帶去。克禮急與母曰。丁混是我打死。爲何把兄弟帶去。柴氏把替頂罪案情由說明。克禮聽之。心中不忍。要同母親一齊進城。不然。兒卽撞死母前。柴氏無奈。只得同他進城。地

保把克讓帶到案前。縣主盤問。克讓一一招承。縣主就要動刑。克禮趕到。急跪堂前叩稟曰。丁混是我一人打死。該我帶罪。與兄弟無干。縣主看他二人滿面書氣。彼此爭罪。不像凶惡之輩。遂喚地保把他實情訴明。地保跪倒堂前。把柴氏素行賢淑。又命親生替前子頂案。始終訴明。縣主聽之。暗想此等賢淑。世所罕聞。又喚柴氏把你兒子行凶情由訴來。柴氏即跪案前哭訴。官未開言。不由的淚往下傾。尊太爺聽民婦仔細詳明。小丁混他本是隨娘改姓。前房女被他母磨害無情。昨夜晚受不過家後投井。被我兒

聽得著。救回家中。次早起。我把他後母勸懲。他言許。從今後不磨女童。你道是好意你兒勸罷他回家去。欲把女送小丁混。即當時持刀行凶。到我門。出惡言。咒罵不等。誣我兒與他妹有些私情。克禮兒聽此言。怒氣上湧。只一棍打的他七孔流紅。明是你長子行凶因長子施仁慈。反遭禍境。還憐他前娘兒孤苦零丁。因此情。纔使我親生填命。他情願盡弟道。救他長兄。既使次子頂案長子自生來。天性剛正。自行凶。不忍心。累弟命。傾我不教。他認罪。要把頭撞。無奈何。纔與他同路進城。此等友愛實屬可嘉。罪若坐與次子。你可心願。

是我忍得心。捨兒苦井。恐絕他前娘後。更體夫情。說到此。只哭的咽喉哽哽。望青天太老爺。恕兒殘生。講縣主聽之。贊歎不已。遂吩咐把克禮暫送儒學。克讓同母歸家。候本縣申文詳上。又命金氏回家把子押埋。候上司定奪。金氏回家把子埋了。未數日。大發自外貿易歸家。父女相見。痛哭一場。桂香把始終情由。細訴一遍。大發聽之。心中火起。就要處治金氏。桂香阻攔曰。官司尙未結局。暫時不可一日。上諭到縣。縣主遂差人役。把原案人等一齊傳到。眾人聚齊。向跪堂前。縣主捧諭讀曰。曉諭全案人等知遵。秦

柴氏捨親生以體夫情。該旌表賢慈。無雙秦克禮兄弟友愛。姑赦其罪。該安分讀書。勉圖上進。李桂香該與克禮作良偶。以報全命之恩。李大發任妻殘害女娃。全未經心覺察。本當重責。念其女與婿皆賢。姑免之。李金氏心乏仁慈。殘害前房子女。於例當出。任其丈夫處治。各自具結。謹遵勿違。眾人具結回家。大發得此扎言。回家把金氏如磨害桂香一般樣。苦打一頓。逐出家門。金氏出門。周身傷痕疼痛難忍。欲要再醮。皆知他心腸險毒。無人接娶。想起當初事故。自知道悔。痛哭一陣。忽又雙目失明。竟落乞討。眾都

恨他殘毒多不與食。漸漸餓死。尸撇荒野。猪扯狗拖。迨後克禮弟兄皆登甲榜。柴氏受誥封爲一品夫人。享壽八十八歲善終。依此案看來。世之爲後娘者。當以柴氏爲法。以金氏爲戒。

盛德格天 附賣身葬父

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一仕人。姓劉名宏敬。字元普。曾任過青州刺史。妻王氏。夫婦年近五旬。子女俱無。夫人屢勸娶妾。元普只說老娶少妾。理不相當。終不應允。老夫婦常以此爲慮。因告老還鄉。家財頗厚。無人照管。凡田園典舖。俱託內姪王文用經理。元普夫婦素性樂善。仗義疎財。四方親友受恩惠者。不計其數。鄉鄰無不稱揚。時值清明佳節。元普吩咐文用。備辦酒醴。祭掃墳塋。老夫婦各乘小轎。頃刻來到塋前。供獻祭物。夫婦同祭奠畢。舉步散遊。觀見

人家子孫。大大小小。蜂擁祭祖添墳。不由發歎曰。宣劉元普坐塋前。垂淚發歎。思想起後來事。不由心酸。幸今日有我來。供獻祭奠。歎後來。是何人撮土來添。不孝罪有三條。無後首款。因何故。竟絕我後代香煙。想一生所作爲。無甚短見。莫非是前生裏。造下罪愆。最可怕。到衰老。不能動轉。靠何人捧茶湯。事奉牀前。空置下這家產。授誰照管。哎夫人哪。百年後。有誰來送咱歸山。講夫婦二人。在此哭歎不已。兩旁僕婢。無不下淚。王氏本來賢淑。遂拭淚勸道。夫君請免愁煩。雖是半紀將暮。筋力未衰。妾身雖不生育。可另

娶少妾。子嗣尙可有望。徒悲無益。元普說。夫人呀。欲要娶妾。何待今日。只得勉強收淚。各自乘轎還鄉。及至家時。遇一相士。觀元普氣像。曰。不但乏嗣。而且短壽。非益修善事。多積陰德。恐不能獲福矣。言畢。飄然而去。元普知是異人指教。自審己身。無甚大過。莫非手下人等。仗勢侵剝。罪加與我。亦未可知。遂取田園典鋪賬目。一一稽查。又往街市鄉間各處。細訪。盡知確實。遂將眾管事人。一一申飭。王文用亦受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處處謹慎。且說汴京有一舉子。姓李名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妻張氏。生一子名

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歲。本係西粵人氏。因離京師甚遠。家貧不便赴試。攜眷流寓京師。幸喜今得中新科進士。檢發錢塘縣知縣。選擇良辰。居家一同赴任。行至中途。克讓觀見山湖佳景。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快。哎方不負我苦讀寒窗十餘年矣。誰料貧儒命薄。到任未箇月。身得重病。醫藥罔效。命在旦夕。克讓臥在病牀。看見妻幼子。小不由落淚。宣李克讓臥病牀。淚如雨滾。塵世上。莫如我命薄之人。幼年間喪父母。辛苦受盡寒窗下。苦讀書。十有餘春。攜妻子赴京師。幸得上進。檢發我爲縣尹。歡喜在心。領

文憑。擇良辰。攜眷上任。進衙門。未箇月。百病纏身。藥不效。

卜不靈。日加重甚。哎

妻呀兒呀設不幸。你母子。依靠何人。

把銀錢。供上司。囊中殆盡。最可憐。在此處。舉目無親。說到此。不由我悲聲難忍。眼看著。一家人。生死離分。撇下你寡與孤。何處所逃。道教我死陰司。如何放心。講居家三口哭的如死。張氏拭淚勸道。夫君正在病間。不必過慮。事由天定。徒歎無益。克讓勉強收淚。暗想道。久聞洛陽劉元普。是箇盛德君子。名傳四海。無論認識不認識。但是以情相求。無不照應。除是此人。可以托妻寄子。便叫夫人扶我坐起。

又呼春郎取過紙筆。意欲修書。方舉筆。忽又停止。心中好生躊躇。我與他素無識面。難敘寒溫。這書如何寫法。暗想一陣心生一計。吩咐妻兒取茶取水。把他遣開。急把空紙封固。書面上寫錢塘辱弟李遜頓首拜。書呈洛陽縣恩兄劉元普親拆。及妻兒取茶回。書已寫得整齊。手托書信口呼妻兒。不禁淚下。宣手執書呼妻兒。珠淚難禁。自把我心腹話。謹記在心。我死後。把屍骸廟根柢穩。你母子帶此書投遼故人。故人在於何處洛陽縣劉元普到彼訪准。他本是我幼年結拜同心。將此書交與他。多叩拜問。把咱的苦楚情細

向他云。他若不肯收。留可該怎的。你只管放寬心。苦往前邊。他必定念

交情。把你留存。妻呀就把他當兄長。事事從順。凡事情要

謙讓。謹慎小心。兒呀你把他當父母。承順要緊。凡教訓要

遵服。誠盡孝心。還望兒苦讀書。堅志發憤。儻貴顯。不負你

伯父洪恩。妻呀眼看咱結髮情緣。分將盡。要相逢。除非你

百年歸陰。兒呀從今後。再不能把兒教訓。兒須當體父情。

要學好人。囑咐畢。放悲聲。大哭一陣。頭頂上悠悠的走了

真魂。講克讓大哭一陣。氣不轉來。竟至瞑目。張氏與春郎

哭的死而復甦。欲備辦棺木。奈囊中已空。幸得同僚相助。

買具棺木成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從遺命。跪央役人。將棺寄柩浮邱寺。母子二人帶了遺書。只得乞討苦途。洛陽而來。卻說劉元普。一日在書房。閑閱古典。忽有僕人報道。外來西粵母子二人。說是老爺至近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著疑。我那裏有這門遠親。便請他進來。春郎母子走進廳堂。見了元普。躬身施禮。將書呈上。遂把姓氏苦楚來由。一一訴明。元普接書看面上寫的李遜名字。好生疑惑。及拆書看時。卻是一張白紙。吃了一驚。半向無言。暗想一回。哦。是了。如今不要說破機

關。只收他母子得所便了。就向春郎道。令先君果是我至交。只望再得相會。不料已作故人。可歎可悲。你母子就是我骨肉至親。在此居住便了。卽命王氏夫人請進內廳。認爲妯娌。春郎以子姪相待。安寓南樓。賜奴婢事奉。至李君靈柩。一面應承安葬。又送春郎南學讀書。元普一日與夫人閒敘之間。不覺落淚。夫人忙問其故。元普說。我觀春郎儀容志氣。後來必成大器。咱若能得這樣一箇兒子。真可死而無恨。夫人說。我屢勸夫君娶妾。只是不允。觀夫君雖然有年。形容康壯。儘可娶一側室。子息尙可有望。元普說。

命該乏嗣。姬妾盈前。也是無益。不娶免造一層罪過。說罷各自去了。王夫人暗把主意拿定。背著夫君。命家童喚進做媒的薛婆。說知情由。又囑事成之後。方可使老爺得知。必用心訪箇德容兼備的。或者老爺纔肯相愛。薛婆說此處無甚好人。除非汴京。是五方聚會之所。纔有出色女子。夫人說恰好。我室姪文用。有別事正要進京。遂拿紋銀百兩。付與二人。又囑薛婆。果能辦得如意。自有重謝。當日二人領銀。同往汴京。且說汴京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近五旬。夫人鄭氏身故。只有一女名喚

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安卿由知縣陞刺史。已在襄陽府治民。到任不上一年。合郡人民得享安樂。有士人作一歌曰。宣襄陽府前一道街。一日來了裴父台。以德感化風俗厚。從無官司進衙來。六房吏書長打盹。三班皂隸去砍柴。合郡百姓開門睡。器物何須巧安排。士農工商各守分。那有匪徒造禍胎。裴公多坐三五載。鄉黨鄰里盡和諧。講將此歌傳聞鄉里。無不稱揚。時值中伏。暑熱難當。裴公與女在涼亭乘涼。蘭孫說。炎天實在難過。裴公說。女兒休說那折福的話。想那獄中罪人。只因一時錯誤。問成罪案。囚

在獄內不見天日。還要肘手鐐腳。怎樣過得。意欲散獄。賜水待秋涼之日。再作道理。蘭孫說父呀。那些罪犯。多是不良之徒。儻有不測。受累不淺。裴公說。何必多心。我以仁義待他。豈肯負恩。於是吩咐禁卒。鬆獄緩刑。日賜茶水。囑咐小心看守。如是數日。禁卒有些懈怠。那些罪犯暗商。黑夜打開牢門。殺了佐官。各自逃去。值七月朔日。禁卒都去飲酒散福。待至黃昏時候。二百餘名罪犯。齊聲納喊。打出獄門。進衙喊道。裴老爺以仁德待咱。不可誤入官宅。殺了幾箇佐官。各自逃去。裴公正在夢間。聽役人報道。驚醒。嚇的魂飛魄散。卽點起壯兵追趕。恰似水中撈月。何曾趕得。裴公無奈。只得申文詳上。上司以縱囚越獄一本。奏知。皇上遂著法司差官。扭解進京。其舊日住處。早被聖旨抄沒。童僕各自逃散。無處安身。只得借清真觀尼姑房屋。一間安寓。女兒自己入朝候旨。一日旨下。著大理寺勘審。卽押進獄。蘭孫只得用銀錢辦理。每日進獄送茶送飯。哭泣不已。那知安卿年邁。受了風寒。驚恐。日夜憂慮。飲食少進。自料難活。見女來送茶飯。抓住女手。大放悲聲。宣見女兒來送飯。淚流滿面。想起我冤枉情。心似箭穿。我只說。緩獄

因施些方便。萬不料無義徒。負恩成冤。在涼亭。女亦曾把
父指點。那時節。我怎該不聽女言。進公堂。還不知如何盤
斷。縱有口難辯明。不白之冤。若還要依律例。把我究辦。可
憐我。近五旬。苦刑怎擔。我自己受罪苦。無所埋怨。累女兒
受顛連。心實不安。縱死我。老鄙命都還算淡。兒呀可憐兒
閨門女。身靠那邊。自恨我不與兒早結姻眷。至此時。有何
人把兒顧憐。久以後。必被人看作下賤。不爲奴。便作婢。甚
至不堪。兒呀設不幸。你把我如何葬殮。女流輩。怎能够送
我歸山。兒呀只管你尋生路。自討方便。臭骷髏。一捨物。免

兒牽連。在獄門。抓女手。哭破肝膽。眼一瞪。口一張。氣不回
還。講蘭孫見父氣絕。只哭的地覆天翻。不顧生死。闖進大
理寺衙內。哭訴越獄情由。聞者無不傷心。幸得大理寺官
長清正。卽寫本章。表奏裴安卿。雖是罪犯。今已死於囹圄。
乞恩赦其遺屍歸葬。天子准奏。蘭孫卽央人。買具棺木
成殮。抬進清貞觀內。意欲葬埋。奈錢已用盡。可憐身屬女
流。舉目無親。無計可施。只得手執草標。寫賣身葬父四字。
跪到爹爹靈前。禱告痛哭。宣哭一聲。老爹爹。肝膽裂碎。跪
靈前三叩首。好不傷悲。這事情。並不是自犯其罪。皆只爲

慈愛人自己受虧。父爲官。有數載。毫無所愧。並未曾虐百姓。作福作威。衆黎民說父是明鏡清水。萬不料遭冤禍。悔不及追。都只爲狠心賊。天良大昧。連累了兒的父。把罪來披。只說是進京來。洗冤白罪。誰知道未及審。父命西歸。將父靈暫停留。清貞觀內。無資費。不能夠築土一堆。學不得。緹縈女。救出父罪。兒願學。那董永賣身所爲。這都是爲葬父。死也不悔。顧不得外人論說。是說非。因此情。跪靈前。稟明訴罪。眼睜睜。養育恩。化作飛灰。兒不把這身體。作箇進退難道說。爲兒的。長受困危。願爹爹。在陰曹。靈驗不昧。保

佑兒。遇好人。早去早回。蘭孫女。只哭的。如酒大醉。有何人來做箇解渴之梅。講蘭孫大哭一場。頭頂賣身葬父四字。含住眼淚。向街前而走。正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前低頭發歎。恰遇洛陽薛婆。先年鄭夫人在時。常在府下。故此相識。卽上前問道。裴姑娘何至於此。蘭孫見是薛婆。不由落淚。薛婆將他引到背街細問。蘭孫訴明苦情。薛婆聽之。不禁淚下。便稱裴姑事到如今。哭也無益。我想你是宦家之女。如何做得下賤之人。若賣與別家。定爲奴婢。不然也。怕是箇偏房。蘭孫說旣爲葬父。卽殺身也是說不得了。薛

婆說既如此。裴姑就有緣了。洛陽劉老翁名元普。也曾任過刺史。年邁無子。夫人王氏命我來此訪娶。德容兼備的女子。裴姑姿容無雙。又爲葬父賣身。孝德兼全。劉老爺素性好善。王夫人賢德無比。裴姑若肯到彼。雖是偏房。儘可過得一生。不知裴姑意下如何。蘭孫說。仰煩老媽媽周旋。薛婆與王文用說明。王文用見過蘭孫。道也著意。卽交付銀兩。就催起程。蘭孫說我爲葬父賣身。須要安葬事畢。方可前去。薛婆說裴姑一人。乃是女流。如何全得葬事。不如到彼成親以後。再祈劉老爺差人來葬。豈不容易。蘭孫聞言有理。只得依從。王文用遂僱兩乘小轎。與他二人各坐一乘。文用隨後步行。不數日來到劉府。王夫人見之甚喜。遂稟明劉公。劉公見蘭孫此等儀容。不像庶民之女。况滿面憂色。其中必有緣故。問他姓氏來由。蘭孫聽之。淚如雨下。宣見老爺與太太。把我盤問。不由我傷心淚滴溼衣衾。我再說將姓氏。以實稟論。又恐怕玷我父宦家清門。道是宦家事情。講來何妨。我的父裴安卿。黃榜文進。母鄭氏。早棄世。撇我女身。放我父爲知縣。隨父上任。由知縣陞刺史。襄陽治民。既宦家怎至於此。因我父施慈悲。鬆獄散禁。無良徒越了獄。罪加父

身上批到大理寺下獄聽審。父年邁受不過一命歸陰。悲待人反遭禍。撇下我一女流。銀錢費盡。因葬父無資費。故此賣身祇老爺。把我父靈柩葬穩。我情愿在房下扶勞報恩。講蘭孫說出這片苦情。劉公大驚失色。也不禁淚下。歎道：好箇清官。反遭冤禍。若非老夫細問。夫人幾乎誤我。想我劉元普甯可乏嗣。斷不可污裴使君清官之女。於是收爲義女。卽差人到汴京清貞觀內迎裴公靈柩安葬。再說李春郎在此讀書數載。文意大進。蒙劉公保入國學。連登鄉榜。至十六歲時。年逢大比。劉公命他進京赴試。得中新科狀元。報到劉府。劉公甚喜。暖方不負我一片婆心。一日劉公壽誕。衆鄉鄰都來祝壽。不意李春郎是日衣錦還鄉。進堂先拜伯父伯母。又拜了張氏母親。遂進外廳與衆鄉鄰交拜。劉公見景情生。忽然一計上心。亦進廳與諸公稟揖。將春郎與蘭孫二人來出。一一訴明。他二人都是宦門後裔。況又是同庚。真乃是郎才女貌。特爲二人成其佳偶。諸公請視以爲如何。衆人異口同聲曰：好好。我們都願作媒妁。卽日寫了庚書。大開喜筵。衆人皆稱劉公盛德。至晚席散各自而去。劉公與他另設一宅。先命春郎母子遷移。

安居選擇吉期。製辦厚奩。親送蘭孫過門。蘭孫心下暗喜。道只說嫁人爲偏房。不料今配狀元郎。過門三日。張氏引著春郎夫婦同進劉府。百叩謝恩。張氏亦叩首萬分稱謝。元普說賢妹不必過獎。爲女兒出嫁。姪兒完婚。是我分內事也。至今纔把他來時空書實情說明。春郎母子聽之。愈加感德。曰若非恩伯大人周旋。焉有今日。張氏又囑春郎夫婦。在伯父母膝下。當盡子媳之道。自後春郎夫婦在堂前。誠盡孝道。果如事親。終無稍怠。一夕劉公偶得一夢。見二位官長幞頭象簡。金帶紫袍。同向面前倒身下拜。稱謝大恩。劉公大人急忙扶起道。二位尊神。何故駕臨。折殺我老夫了。一日我乃襄陽刺史裴習。一日我是錢塘縣尹李遜。上帝憐吾等爲官清忠。一封天下都城隍。一封天曹掌案判官。吾等身歿之後。遺幼兒女。具承恩公大人扶養成人。周旋結爲姻眷。又蒙安葬屍骸。真乃恩德如天。卽焚頂難報於萬一。吾等已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鑒公盛德。特爲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百年歸空。步登仙界。幽冥雖隔。敢不報知。言畢拱手而別。劉公醒來。心中游疑不定。想我夫婦年過花甲。焉有生育之理。至天明以此夢

宣讀抄遺
告妻王夫人曰。我也得一夢甚奇。見二位夫人霞帔鳳冠。玉帶紅袍。送來桂圓二枚。命我食之。我接過方纔食下。卽醒。劉公聽之未嘗著意。自此夫人喜食鹹酸。時煩作嘔。請醫診視。言脈有雙動之像。劉公似不深信。又遲數月。果生雙男。長者取名天佑。次者取名天錫。皆聰俊過人。後果皆青年高中。劉公夫婦同享百歲善終。臨終之期。眾聽空中鼓樂齊鳴。滿院異香。可見同登仙籍。依此看來。盛德真可格天。深可信不誣矣。

天眼難瞞

宣
世人皆知爲善好心。口如一罕所聞。如起善念。望美報。事不隨心。怨天神。圖名望報。皆是假無爲而爲。始成真。真善自不知是善。性分發出真慧根。善惡報應毫不爽。不在像貌。只在心。更有一等假善者。貌慈心惡。瞞愚人。若做些須方便事。自高矜誇。令人聞以公濟私。反稱善。指神打詐。肥己身。德中之賊。罪更甚。報應昭彰。真偽分。昔日有一鄒子尹。浙江安福鎮上人。以善爲名。取奸利。醜名遺留傳萬春。講。其人甚有才幹。貌慈心惡。喜圖名譽。凡善事好爲倡。

首令人稱其善。居心毫無確實。卽父母面前。假盡孝道。每
每耍刁。以令人悅其孝。凡買酒肉食物。必告人是奉父母
的。自不敢嘗。到家些須供之。便巧言相欺。曰。年老之人。濃
味過食。精神必不清爽。因不敢多供。餘皆自用。每日早晚
也。假意問安。凡飲食事奉之間。毫無誠心。外人不知真情。
皆稱他爲大孝。他所居離九宮山相近。每年三月香烟古
會。曾與同里張士信約領。祖師聖會。同爲社長。士信素
性樸厚。從不怨天尤人。惟言語粗暴。面似惡而心不惡。又
無學問。凡事聽子尹吩咐。每逢會期。必約人賭會錢。子尹

其中暗取奸利。若有年少子弟去賭。士信必使惡言阻攔。
不然卽告其親以懲戒。因不得賭者。便贈惡他。若有人輸
錢。臨期還不起者。每以己貲暗墊。一日士信自思。家本不
豐。怎能墊得許多。不如禁止爲妙。因進齋堂。與子尹商議
斷賭。宣尊一聲。鄒大兄。且坐齋堂。弟心中有件事。從容相
商。是咱們存善念。纔當社長。各自要秉虔心。感格上蒼。咱
那有不虔之處。旣虔誠。逢會期。不擺賭廠。引誘人學賭錢。理不相
當。當家人輸了錢。卻易還賬。最可怕。逼壞那少年兒郎。少年
之人。未必肯輸。若輸了。向那裏找錢填償。少不得偷家財。或盜穀

糧他爹娘。若得知打罵吵嚷。無奈何。甚至於自尋無常。曾

賭錢之輩不少。即不然。賭慣了。就學浪蕩。久而久之。保不得。見

身家田產。父與母。妻合子。所靠何養。甚至於作匪為攢穴。

踰牆。他若不賭。誰能強他。咱若還不擺賭。憑他浪蕩。他縱然敗家產。

與咱無妨。領善會。欲保其子孫興旺。以善名取奸利。豈無

罪殃。雖然取利是脩辦。酒席大眾的享用。凡朝山理當該持齋靜養。喫喝賭

失禮。義虔意全亡。當社長。眾會友。把咱景仰。以善名為惡

事。怎對鄰鄉。講子尹說。男女齋公。近二百口。若不取利。怎

够費用。士信說。既當社長。墊錢何妨。子尹說。無論所虧。許

多。你可願攤。士信說。只要斷賭。我都願攤。子尹自此無可

取利。便以己財。架會名。放利加一。又把會賬改添。士信若

攤不起。便使他利錢。如是數年。士信累下債賬。家業漸漸

凋零。子尹又暗誘士信之子。張振邦。賭博累債。無所償還。

又恐父知受氣。因此遠逃。其母失兒。憂慮成疾。竟至瞑目。

只有黃氏幼媳。數月孫娃。眼看日食難度。媳婦勸阻。纔把

會事讓子尹一人照管。子尹取出賬簿一算。連會暨虧己

之本利。共有一百餘串。士信遂把坐場作賣。與他一半。謹

剩草房二間。只得翁媳同室。黃氏媳婦頗有孝德。終日績

紡士信打柴僅可餬口。那有餘錢製衣。至殘冬之時。黃氏見翁打柴回家。凍的渾身打戰。遂把小棉襖脫與翁穿。士信不忍。黃氏便說另有好衣。背翁不見。翦些蘆花。套在衣內。一日天降大雪。士信凍餓成疾。晝閒尤可。至晚間。只有破被褥一條。士信恐凍壞孫孫。自不忍蓋。遂臥草墊。竈門安歇。黃氏抱兒臥在殘牀。忽聽更鑼聲響。想起夫君在外。吉凶未定。不由歎氣。宣一更裏臥殘牀。聲聲歎氣。想起來無志夫。睡不安席。也不知是何人。設計誘你。貪嫖賭。累下債。把家遠離。怎不體二爹娘。劬勞恩義。老母親。憂念你一

命歸西。也不知夫在外。喫穿何依。願夫回。同餓死。心也安

逸。士信臥在草墊。寒冷難忍。想起結髮老妻。不由落淚。二更裏臥竈前。兩淚漣漣。想

起來。結髮情。痛斷心肝。有你在。相扶持。兩相憐念。至如今

又困苦。還守孤單。無衣穿。只凍的渾身打戰。虧孝媳。給棉

襖。僅可耐寒。我自己受凍餓。心無所怨。累媳孫。受罪苦心

實不安。黃氏抱兒三更方纔睡著。被公公咳聲驚醒。又不禁淚下。三更裏聞咳聲。兩眼

淚滴。思想起。貧窮人。好不慘。我與兒。有被褥。暫把寒避。

老公公。只凍的咳聲不息。無奈何。起身來。把被攜起。輕輕

的搭公身。勿令曉知。自與兒。蓋蘆花。殘牀安睡。願嬌兒耐

寒冷且莫哭。唬。

士信得了溫暖方纔睡著夢見兒得官回家正然得意卻又被孫孫唬哭驚醒四

更裏得溫暖方把眼閉夢見了振邦兒得官回籍諸親友

來慶賀昂昂得意忽聽見小孫孫連聲哭唬一伸腿只覺

得有被遮體想是我孝順媳把我憐惜恐凍壞小孫孫把

被復與把草墊裹在身折體屈膝。黃氏無奈把被接過蓋

咳聲不絕五更裏恨夜長寒冷難忍媳憐翁祖憐孫兩不

安心被復轉抱孩兒與祖同寢可恨兒要喫乳睡不安身

我再說狠著心把兒命損又恐怕絕先人香煙後根我自

把心裏內主意打盡生生的逼壞我黃氏婦人貧窮人講

甚麼規矩要緊不得已咱就在同鋪安身翁不咳兒不哭

方纔睡穩忽聽得更雞叫時至明寅我有心抱嬌兒再睡

一陣又恐怕外人知誤玷清門無奈何起身來心更憂悶

無米麪把鍋下何以奉親。講那黃氏起得身來想道米麪

全無好不作難只有棉線六兩踏雪市上去賣糶米三升

暫有度用未數日將米用盡紡棉無本公公病仍不愈無

奈只得乞討度日討上些飯來儘公公食餘自和藜藿充

饑鄰人知他翁媳同眠便說些不堪之言子尹亦反說他

領會不公應遭慘報看我發福生財子孫興旺非善德之

美報乎。眾皆稱子尹為大善人。信士信品行真不端。時至元旦。黃氏虔心焚香許愿。宣黃氏焚香淚漣漣。虔誠正意禱告天。許愿原不為別件。願保翁身病體痊。只要上天從心願。已壽加翁十二年。還因丈夫在外面。或吉或凶顯靈驗。若生急急回家轉。若死託夢把信傳。母親為你把命染。老父為你病來纏。妻子為你肝腸斷。敬老扶幼作盡難。寒冷難忍無主見。無奈翁媳同榻眠。倒教外人笑破臉。誤遭許多不堪言。夫君若不快回轉。居家性命難保全。但願快把靈驗顯。龍頭焚香謝蒼天。龍頭香在九宮山講。是許愿秉心之所。黃氏禱

告叩頭畢。向爐內插香。得銀一定。約有五兩。拿到市上。換些錢文。糴米買布。自此方得飽暖。翁病不藥而愈。外人疑他賣風掙錢。豈不羞死。漸至仲春。社長約會進香。黃氏意欲還愿。秉心也要朝山。眾人嫌他無恥。心皆不悅。子尹遂去辭他。曰。你這翁正媳賢。誰人不知。何須朝山。黃氏知是譏諷之言。遂答曰。各人好歹。各人帶倒。未必惹人。眾皆無言。只得教去。黃氏辭拜老翁。帶些盤費。攜子同眾上車。起程。至三月初二日晚間。到山角住扎。次日初三。是祖師聖誕。未待天明。黃氏抱子暗出店門。上山去尋龍頭之所。

猶若有人引路一般。一直走至近處。見一澗溝甚險。中間懸一石條。澗僅七寸。長足三丈。彼岸露一龍頭。面前放一寶鼎。若無虔心。墮落澗下。是爲丟醜。若有近人。向下澗口等尸。黃氏仗他心正。遂登石前往。及衆會人知。急趕至此。黃氏已走至澗中。衆人皆替他擔險。他竟至彼岸。把香焚起。叩頭畢。抱子而回。至中間母子俱墮澗下。衆會人皆出怨言。只得向下澗口等尸。到彼把他母子尸骸撈起。買一棺匣成殮。僱車命人送回。衆人回店。整理香盤。纔去。祖師神位前進香。及至殿角。子尹遂自鳴鑼發願。宣我的名

字鄒子尹。安福鎮上有家門。生來作爲無誠信。神譴自把罪過云。才幹比人高得狠。喜圖名譽稱善人。父母面前假孝順。不體二老劬勞恩。凡與外人閑談論。自誇虔誠孝心純。若買新鮮併果品。告人攜回奉雙親。到家自己享不盡。些須供與父母吞。若想再食不應允。反說濃味傷精神。在生衣食俱杳冥。親歿我的罪更深。衣衾棺槨薄得狠。出錢攀定兄弟們。家祭做齋無誠信。誑人送禮斂錢文。外人豈知心乖舛。皆稱我是大孝人。處世刻薄又慳吝。貌慈心惡瞞愚人。凡約善事皆應允。薦爲倡首喜在心。以善爲名陰

德損採取奸利肥己身。修廟曾造私疏引。墊路修橋暗取銀。見人困苦假慈憫。天性重富好欺貧。管人官司衙門進。唆訟調詞騙錢文。斗秤出入兩樣論。穀糧法水纜糶人。以上陰惡隱得緊。外貌假粧慈悲心。人勸持齋我應允。背人不見暗動葷。刷書放生假承認。誦經不虔瞞天神。每講

聖諭鄉集鎮。只圖誑人酒飯吞。一生罪惡難數盡。再把領會一

事云。

講

衆會友聽。不過意。教他莫說。他又把鑼鳴起。高聲

喊道。不得不說。

宜

我領會。來進香。並非真善。借會勢擺賭

場。暗取孽錢。放會賤利。過分私肥家產。貧苦人。還不到。逼

他作難。同事的張士信。心中不願。恐誘人。少年郎來學賭。錢不擺賭。我其中取利不便。又生心。每曾把會賤改添。攀士信。攤錢文。累敗家產。暗誘他。振邦兒偷學賭錢。輸了錢。怕受氣。逃外走遠。他的母。憂念兒。命喪黃泉。擺弄他一家。人生死離散。困苦極。無了奈。翁媳同眠。反說他。喪廉恥。真假難辨。逼孝婦。無奈何。來秉心田。皆見他。進龍香。墮澗命。染不知是。祖帥爺。大顯靈驗。棺匣內。裝的是。神獎石匾。書冰清。合玉潔。送他門前。受苦困。天考他。功圓果滿。張振邦。不久日。得官回還。也是我。惡貫滿。該遭天譴。纔使我。吐真

言醜名遠傳。我家產遭天火。不久耗散。使後人墮下流。難消罪愆。到死後墮地獄。油鍋烹煉。再轉生變騾馬。孽債全還。勸大眾各自要真心爲善。莫學我假善人。遺臭萬年。講衆會友爲他焚香禱告。終不能禁。再說送棺木的人到家。見了士信。氣昂昂的嚷道。你的好孝媳送回來了。士信說。媳婦已到家二日矣。其人曰。胡說。在九宮山上。已竟墮澗。丟醜。還要強瞞。看車上扯的甚麼。正吵嚷間。黃氏抱子外出。其人見之。如癡如呆。遂開棺驗之。乃是一架石匾。上書冰清玉潔。四大金字。衆人見之。纔知士信公正。黃氏孝賢。

士信央人把匾抬回。翁媳焚香謝恩。次日子尹同衆人一路鳴鑼。顛聲未絕。直到張家門前。叩頭不止。衆人扯他不起。其子看不過意。遂把他抬回到家。背人不見。自把草堂燃起。頃刻之間。合宅通紅。衆人來救。火勢愈盛。竟把子尹夫婦燒斃。時有子尹長子。高聲喊道。因不諫諍於父。聽父不仁。亦該燒爲殘廢之人。後墮下流。殆不堪言。未遲數日。張振邦果得官回籍。到家見父叩頭。士信見兒。喜歡交集。遂把苦楚細說一遍。振邦聽之。不禁落淚。遂又與妻見禮。曰。累你受苦了。士信問兒何至於此。振邦曰。自出家投入。

軍營不匪有功。欽封總兵之職。奉旨歸郡祭祖探親。遂修理府舍。把匾懸起。何等光顯。士信壽享九十善終。黃氏爲一品夫人。後代子孫昌盛。依此案看來。旣爲善事。務要誠信。當以士信爲法。以子尹爲戒。

縱虐前子 附五元哭墳

諺云。教子嬰孩。教妻初來。蓋妻賢由教而成。不賢由不教而壞。況婦人之性。每多悍嫉。初來新婦。正當教誨。或因姿色所惑而失教。或因重奩所累而從寬。每每慣成。後至大起膽來。肆橫無忌。再加嚴教責懲。往往弗遵。甚至成仇。豈不悔誤。又有不幸。中年喪妻。再娶繼室者。初來若不緊查嚴教。則前室子女之苦。有不堪言者矣。昔有一人。姓張名開。娶妻孔氏。生五子俱幼。孔氏因生育多虧血氣。遂一病身亡。繼娶李氏。有幾分姿色。喜愛打扮。貌慈心惡。張開被

他所惑便有些溺愛。每背夫苛虐五子。衣不與穿。食不與喫。張開並不審查。一日晚間。李氏又用巧言唆夫曰。宣開言來。尊夫君牀邊且坐。細聽我把苦情向你來說。我只說嫁與你清閑安妥。不料得上你當。悔誤當初。此時你還後悔甚麼。你前房孔氏妻死後害我。恰似那老母猪撇下一窩還盤喫。還盤穿。忙得難過。腳不停手。不住難盤許多。娶你原大的。大小的小。光喫淨坐現活路。你不肯命他去學。我再說責教他。莫學懶惰。恐外人咒罵我。窑娘刻薄。只要指教正路。誰能咒罵。似這樣喫閑飯。日子難過。況小孩慣成了。終不做活。你也知。

養不教。即父之過。諺有曰。嬌養兒沒得下落。小小毛娃會做甚麼活路。

大元兒。至今年十歲已過。二元兒也道有。八歲還多。往南

窑去挑炭。賺錢方可。喫得飯。出些力。不為苦磨。十歲八歲該能挑得好些。況三元四元。纔六歲四歲。可做甚麼。命三元。上山坡。撿柴燒火。使四

元。割猪草。也可下坡。惟五元已三歲。不可安坐。或掃地。或

放猪。累他不著。可憐三歲毛娃。若有娘還要吃乳。怎能會掃地放猪。將指教。就護短。

年幼不可供養。到七八十。纔教做活。再不然。扶神龕。中堂

安坐。每一天。三炷香。勤把頭磕。不過望你憐他年幼。你就怎該說出這話。這口

子。像做蠻。實則難過。惱上來。不懸梁。便要投河。再娶箇慈

愛的百樣勝我扶五箇小老子同享快樂。講張開聽說這片言語捨不得他的姿色恐他尋死遂說此五子雖是前妻所生猶如你生一般任你教管後不著意審查終日貿易在外李氏把五子叫到面前說爾等不能坐喫現成我不是來服事你幾箇小老子的都要得做些活路兒曰教兒等做些甚麼母曰大元二元要與我挑炭三元撿柴四元割猪草大元二元聽說眼淚汪汪言道媽呀俺兩箇纔十歲八歲怎能挑得起還不知路徑三元四元說我們纔六歲四歲山高路險怎能撿得柴李氏聽之把眼一瞪臉

一黑罵道你這些猴子雜種教你喫都喫得教做活都做不得若不把你筋抽不知爲娘的利害遂把五子鎖在房內把衣脫盡一陣刺條儘力打去打的五子喊天叫地周身打破鮮血長流好不慘傷五子皆跪地哀懇媽呀俺們願各領職分再不敢違命了李氏說你這幾箇灾鬼快快去充你娘的軍一箇箇忍著疼各自而去惟五元在家看哥哥皆出也不敢哭了戰兢兢的手執箒除堂前掃地可憐這三歲毛娃怎能掃得淨東一箒西一箒恰似畫眉李氏見之罵曰是牛肚子剝出來的就這樣岔遂接過箒杆

照頭幾下。五元卽抱頭咬牙。也不敢哭。李氏又命急去放猪。五元豈敢少怠。遂把猪趕出村外。見人家小娃騎竹馬玩耍。五元也去玩耍一陣。不意猪跑園中。喫菜幾顆。卻被李氏看著。遂刊刺條。苦打一陣。懷恨而回。可憐五元前傷未好。今又復打。只疼的如死。俟之午後。漫漫把猪趕回圈內。遂往厨下討飯。又被李氏把嘴摳扯多寬。血流滿地。可憐小娃哭也哭不出。喊也喊不出。李氏罵道。你這豆子龜兒。地也不會掃。猪也不會放。喫了園中的菜。留你狗命。算是便宜。還想喫飯。有飯甯可喂狗。也會看家。鬆手遂又一

腳踢倒在地。半時小娃方能哭得出聲。李氏又抓起火翳。破頭兩下。打的四處血流。罵道短命鬼。快快滾出。小娃抱頭嗝哭。急往外跑。躲至宅後陰溝。停身。可憐飯也未討得到口。反受此等打罵。好不慘殺人也。藏到下午。看見大哥二哥挑炭回。三哥四哥撿柴割草歸。便悄悄喊道。哥哥我在這裏。四子來至近處。見兄弟滿面血流。不由一同大哭。宣大元哭曰。見兄弟這形容。心中悽慘。不由我傷心淚滴濕衣衫。頭頂上。四處傷。血流滿面。兩嘴角。腫又爛。所爲那般。頭是媽使火翳敲的。二元曰。聽兄弟訴苦情。如刀割。嘴角是媽扯破了的。

膽三歲娃。受此苦。實則可憐。是那件不聽教。把他冲犯。又

問你。晌午飯餐也未餐。原為討飯纔挨苦打三日。父在

家。道有人把你憐念。或是抱。或是負。哄著你玩。願爹爹常

在家。把兒照看。若不然。只恐的不得團圓。爹爹回來我對他說教他打媽

四元日。見人家。娘待兒。乖乖叫喊。咱的媽。如閻王審鬼。一

般若親娘。他不死。何等安便。怎至於受凍餓。打罵不堪。咱親

娘死在那裏咱急去把他找回來罷大元又哭。聽吾弟說此話。心更傷慘。人

死了。歸陰間。怎能復還。想親娘。除非是夢裏相見。不能够

還陽來。把咱顧憐。五元日問大哥。離陰間。可有多遠。若一

天。走不到。照著兩天。尋著娘。同弟兄。急回家。轉教親媽打

後媽。與咱解冤。講大元說。天已至下午。肚都餓了。咱同回

家喫飯去罷。五元說哥呀。方纔我為要飯。挨此苦打。回家

媽若再打。如何得了。不如與我悄悄送些我喫。大元說。兄

弟放心。莫怕。媽若再打。我替你挨。五元纔敢同回。到家把

炭柴猪草放下。悄悄同往廚房門後堆倒。並未敢說喫飯

的話。李氏見之。罵曰。你幾箇活像牢裏放出來的。就這樣

餓。齊往厨走。從早到下午。纔充回軍來。各做些須活路。在

外。混日打擺子去了。今日暫饒你幾箇龜兒。捨與你兩碗

牢飯喫去。明天再要如此遲少。尿也沒得你喫。五子前去開鍋看之。盡是糊鍋粑和些清米湯。也是肚中餓急了。各人喝了一碗。而瓶之罄矣。放碗時。李氏又吩咐大元春糠。二元挖土。三元挑糞。四元喂豬。五元掃厨。可憐五子氣未歇。傷痕還疼。飯未得飽。又要做活。天天如此苦勞。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夜晚又無牀被。五子同向豬圈。與豬同宿。虱子臭蟲格蚤咬的。每夜少得閉眼。次早雞鳴。李氏就喊大元二元挑炭起程。每人賞一箇飯團。就當一頓早飯。二子憐三箇兄弟饑餓。不忍盡食。三箇兄弟分喫一箇。大元二

元各喫半箇。走到南窰。把炭挑起。肚中飢餓。頭暈眼黑。汗如湧泉。幾步一歇。好不作難。宣大元哭曰放下擔。倒埃塵。

痛苦難忍。思想起命運苦。淚濕衣衿。母親在把孩兒當如寶珍。至於今。俺弟兄不如灰塵。肚無食。只餓的腹鳴腸滾。身穿的襟打襟。鞋無後跟。周身上俱都是刺條傷痕。把擔子放肩上。疼如割心。我再說在中途。多歇一陣。又恐怕回家遲。母親生嗔。咬著牙挑起炭。苦往前奔。頭又暈。眼又黑。跌倒埃塵。二元哭曰見哥哥倒塵埃。悲聲大震。抱在懷。聲喊。同胞之人。爲甚麼。身打戰。涼汗下滾。莫非是遇五道。

勾去真魂。食不足。只瘦的脊如鋒刃。骨如柴。面如土。眼陷多深。恨爹爹久在外。從不查審。只恐的錯誤了兒。都歿身。喊哥哥。在冥途。等我一陣。卽趕你赴陰曹。同見娘親。在路旁。抱哥身。越哭越甚。痛壞了種山田夫婦老人。講種山的二老夫婦。正然拚地。忽聽路旁。幼童哭聲甚慘。不由心痛。遂近前。把大元叫喊。轉甦過來。把他盤問。二子收淚。把家中刻虐情由。訴明。老媽歎曰。我當是誰呢。原是張開的兒子呵。當年我與你媽。甚是相好。可憐若有你媽。爾等年青骨嫩。怎肯命你挑炭。就不怕累傷了。依你們說來。實則難

過。二子不由又哭起來了。老媽說。你兩箇莫哭。我家現有煮熟的包谷。卽玉我去拿來。你們充飢。遂回家取來四枚。三子各喫一箇。就不喫了。老媽問曰。怎不喫完。二子歎曰。家有三箇兄弟。也是與我一般饑餓。留著與他帶回。老媽說。你只管喫完罷。我再拿幾箇生的。與你兄弟捎回。二子方纔喫畢。叩謝而回。到家仍是喝些清米湯。和的胡鍋粑。至晚間。五子在豬圈裏偷燒包谷喫。五元說。我肚子餓得狠。我吃一箇大的。卻被李氏聽著。卽去看問你幾箇鬼崽。在此偷作些甚麼的。五子戰糠糠的答道。未做甚麼。李氏

說方纔聽見五元要喫箇甚麼大的快拿與我看大元說沒得甚麼李氏說把手伸來我看大元遂把包谷藏在衣內李氏上去一摩包谷吊出卽時嚷罵不休曰你這幾箇龜兒雜種真是人小鬼大做活都不中偏會偷喫嘴不怨我園中包谷少了許多原是你這死鬼兒偷喫了的若不收作你只怕慣習了大元說媽呀包谷是種山的老媽媽與我喫的不是偷的李氏說明明犯賊還敢強辯遂拿起火棍頭燒五子的嘴脣大元說媽呀包谷是我一人偷的莫燒兄弟李氏那裏肯聽傾刻把五子的嘴脣燒如烏梅

一般箇箇跪地喊媽饒命只燒的腥胡難聞方已李氏回房安歇可憐五子包谷也未喫得到口把嘴脣都燒腫了哭的哭叫的叫疼痛難忍五子受苦不過手扯手兒摸到生母墳前痛哭宣大元哭媽呀傷心我的媽痛心我的娘

只說福壽長安享不料一夢赴黃梁撇下你五箇兒誰來撫養大的大小的小好不悽涼娘死後兄弟們無人看望父無奈娶繼母李氏填房二元哭媽呀兒只說繼母娘與

你一樣誰料他待兒等如虎似狼每背父把兒等挫磨難講用巧言調唆父心乏慈良大元哭媽呀兒十歲弟八歲

血氣未壯。天不明。去挑炭。汗透衣裳。餓的我肚內疼。清水直淌頭。又昏眼。又黑。跌倒路旁。二元哭媽呀兒上前抱哥

哥。嗝哭不放。驚動了種山的。來問端詳。把家中刻虐情。對

他細講。施仁慈。拿包谷。與兒充腸。還與弟。稍幾箇。藏在身

上。炭挑回。不放鬆。即要舂糠。大元哭媽呀到晚來。同猪睡

像狗一樣。點起火。燒包谷。兄弟分嘗。卻被媽。又聽著。打罵

吵嚷。火棍頭。燒嘴唇。痛苦難當。二元哭媽呀有你在。我兄弟

肥肥胖胖。至於今。饑瘦的。丟下空腔。兒今夜來墳台。別無

所望。願母親接兒等。同登望鄉。大元二元哭的如死倒臥墳旁三元四元上前哭道

父呀媽呀。跪墳前。放悲聲。娘親叫喊。哭一聲。慈心母。細聽兒言。

你只管歸陰府。道還安便。撇下你。苦命兒。誰人可憐。四元

哭媽呀。李氏母恰似那閻王坐殿。不是打。就是罵。審鬼一

般。周身上。刺條藿。皮肉皆爛。死不死。活不活。痛苦難言。三

元哭道。媽呀。可憐兒。至今日。六歲未滿。孤單單。去撿柴。捨

命上山。又恐怕。遇虎狼。提心弔膽。放柴捆。要送糞。去種菜

園。四元哭道。媽呀。兒至今。僅四歲。手脚皆軟。每日間。割猪

草。不離坡前。每一頓。清水湯。進喝一碗。到晚來。無被褥。與

猪同眠。三元哭道。媽呀。虱子咬。臭蟲釘。何曾閉眼。聽媽喊。

只嚇的無孔去攢。壯起膽。到面前。渾身打戰。如羊羔。遇餓虎。魂飛滿天。四元哭道。媽呀。有你在。兒怎能受此磨難。殘冬時。皮包骨。飢寒不堪。願母親。憐念兒。快把靈顯。接兒等同歸陰。免受熬煎。講三元四元也。哭倒在地。五元喊道。哥哥呀。你都在此哭。媽媽在那裏。我怎沒有看見。四子說。五元哪。媽就在這土堆裏睡著呢。五元聽說。兩手扒地。也大哭起來。宣哭聲苦命娘。喊聲痛心媽。只說你。探外爺。住家談話。又許我。買糕餅。還捎麻花。拿回來。我弟兄。同喫同耍。父與母。娘合兒。喜笑嗔嗔。那知道。你一去。不回家。下我的。

爹在屋裏。又討箇媽。不抱我。不背我。一天光罵。罵我是。猴子。盤龜兒。娃娃。又咒我。短命鬼。早早死罷。媽呀我若哭。用針。攢我的嘴吧。天天要。去放猪。還掃地下。媽呀可憐兒。纔三歲。怎掃光華。打的我。頭上凸。酒杯多大。疼的我。打滾滾。叩頭喊媽。放猪去。與人家。幼兒少耍。未看著。猪喫菜。嚇得肉麻。娘將那。結刺條。扯一大把。打的兒。滿身上。如開紅花。疼不過。地下滾。又使棍打。哎媽呀死一陣。活一陣。無人救。搭肚子。餓要喫飯。眼瞪多大。上前來。把嘴脣。幾乎扭差。只扭的。鮮血流。又扭兩膀。喊聲媽。饒兒命。不要飯茶。媽呀可

憐兒僅三歲。沒得多大。奶腥氣。尙未脫。受盡砢礪。媽呀有

你在抱懷中。同兒笑耍。打滾滾。叫乖乖。誰敢欺壓。媽呀快

起來。照應兒。莫睡坑下。為甚麼。兒喊你。一言不答。喊不應。

痛心娘。不回家下。媽呀媽。你么兒。這樣哭。豈不悲嗟。看見

娘。站墳旁。兩眼淚撒。哥哥呀急。跑上前。抓一把。頭昏眼花。

講五子都看見。娘立墳側。雙眼淚流。蜂擁而前。均昏悶於

此。忽夢見。娘扶五子之首。哭泣甚慘。又吩咐道。這有白巾

一幅。拿回與你父看。大元將白巾接過。母遂不見。五子驚

醒。白巾果在手中。卽到場上尋父。將哭墳見母。如何傷慘。

細訴一徧。還有白巾一副。命兒呈與父看。張開接過。展開

一看。見有詩曰。新人間舊人。泣血淚盈襟。同衾今已隔。對

面永無音。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夜月照

孤墳。張開讀畢。審視血迹。猶若未乾。卽撫子大哭。捶胸追

悔。遂將始終情由。一一稟官。官卽申文詳上。論該李氏發

配嶺南充軍。令自揚過惡。到處傳。宣張李氏表已過。心中

悔。歎。勸世間。眾窰娘。細聽我言。待前子。更要比。親生重看。

母慈愛。子孝敬。恩德報還。試看那。猫與狗。尙識恩典。况前

子。他豈能。昧卻心田。秦柴氏。捨親生。替兄頂案。把姓氏。留

黃卷萬古稱賢。莫學我很毒心。把子磨鍊。仗姿色。唆丈夫。縱虐百般。前五子。受不過。娘墳叫喊。感亡母。贈詩句。觸夫稟官。磨前子。例犯著。七出罪案。纔把我。問充軍。發配嶺南。勸婦女。當繼母。仔細盤旋。莫犯著。七出條。遺臭萬年。講李氏每路受些烟瘴之氣。周身潰爛。鮮血長流。漸至斃命。張開誓不再娶。自撫五子。後皆成名。世之爲繼母者。當以李氏爲戒。娶繼室者。務要著意審查。莫仿張開以貽追悔。

陰惡遭雷

從來陰功甚於顯功。則陰惡亦倍於明惡。如殺人放火。鬪人田宅。佔人妻女。破婚姻。唆爭訟等事。人皆知其爲惡。稍知自愛。必不敢爲。卽爲之。一生不過數次而已。害數人而已。猶且報之而不遺。有等陰惡人。所爲之事。不覺其惡。而加害則甚多。天豈寬宥不報乎。古者一夫各有五畝之宅。猶今所爲五畝住場也。只養五雞二彘。無失孕子生息。以備養老。泰祭之需。地寬畜少。非以圖利。亦不至於害人也。今人大富者。或有五畝住場。下此二三畝。一二畝。或幾分

宣講抄遺
卷三
不等比之五畝甚少也。乃畜雞鴨數十。餒猪羊一陣。縱放野外。人方耕作。種子在地。雞鴨啄食。苗無由生。則白土堪虞。卽苗已生。而猪羊^音廋^音根^音芟無存。則秀實奚望。古云。牽牛以蹊人田。信有罪矣。卽所說走人之田也。今人撒放牛馬。踐人莊稼。食人黃梁。甚至割胞胎禾麥。以備冬草。夜草四時害人。殆無虛日。與蹊田之罪。當加幾倍矣。此等陰惡。難以枚舉。且說湖北襄郡所屬一人。姓何名世昌。生有四子。得祖業十餘畝。住場七分零。其人外貌溫和。暗地所爲。皆以利己損人家。餒一牛。每日或撒或牽。害人苗稼。

猪雞數十隻。周圍啄食。其被害者。再說與他理論。像是小事。因而田無收成。衣食有缺。又或有背面而咒恨者。世昌以此六畜蕃滋。家漸豐足。同里有一高先生。是箇長厚剛正之人。見他此等陰惡。看不過意。因婉言相勸。宣何大兄。你莫忘聽我細講。講一番人情事。謹記心旁。凡人家有田畝。一家同享。耕而種。薈又拔。莫敢或違。供夫役。完國課。以下奉上。無非是想收成。衣食有方。事父母。畜妻子。歡欣可尚。這田比人性命。豈可輕傷。你有田。難道說不是一樣。旣如此。也不該損人田莊。這周圍俱都是鄉鄰。繡壤不是你。

一家的阡陌連疆爲甚麼。餒耕牛。四季撒放。踏青苗。食黃
梁。不痛心腸。牛與馬。有芻牧。自古所講。怎將人。好田園。當
作牛場。又還割。包胎稼。任牛飽餓。反說是。易起膘。會耕田
莊。爲甚麼。餒雞鴨。數十是。尙放在外。啄種子。又啄黃梁。只
顧己。不費本。餒得肥壯。恣口腹。時常有。殺來烹嘗。害人田。
殺生靈。兩德俱喪。利於己。損乎人。未必無妨。若猪子。更該
要繩索圈養。也只可。三兩箇。消些糟糠。大小猪。一大陣。四
處縱放。害鄰家。養命原。實在難當。這些事。損大德。你未細
想。將人心。比己心。安不安康。從今後。要改悔。再莫這樣。怕

的是。干聲怨惱。怒彼蒼。講世昌聽了。笑道。先生姓高。如何
識見。不高大。凡子弟上學。就讀三字經。都曉得。馬牛羊。雞
犬豕。此六畜。人所飼。我家產不大。六畜尙未餒全。你就說
我許多不是。那富家。又餒騾驢等類。豈不更有罪嗎。先生
且坐。聽我講來。宣犬豕羊子與馬匹。牛兒耕田。世人不可
離。若是雞子餒不得。如何取名叫穿籬。你今說來。真真有
些迂腐氣。其中情理。甚蹊蹊。我把咱的情理。提先生側耳
聽。端的雞啄種子。能言幾粒。苗不生齊。怨他田運低。牛將
田內苗子喫。只要糞肥。自然長得多。秀氣黃梁。拋滿地。因

叫雞鴨喫未必誰把我見疑。猪若長關在圈裏。那有許多米糟喫。數月還是兩張皮。從此看來。是些小事。豈就算惡。天不把我依。況且我今漸發跡。四子成立。誰人不其知。你莫嫌我誇口氣。家中有錢。任我買馬騎。還要多將畜生餵。未必常關在圈裏。看鄰家那一箇。前來不肯把我依。講高先生說。我非叫你餵六畜。但你住場不多。多餵六畜。又時常縱放。害人不小。想你有田畝。纔餵耕牛。而反害人田。於心安否。改不改在你。竊恐千家忿恨。上天惱怒。報應臨身。悔無及矣。說畢。作別而去。世昌那裏肯改。至咸豐三

年四月。世昌年及五旬。殺雞宰猪。不要錢買。故名作生慶。壽實欲借此以圖利也。至五月間。其鄉瘟疫發作。鄉鄰雖有傳染。然幸不多死。喪獨世昌一家盡疫。越六月。而妻王氏死。世昌昏眊不知。繼而三子三媳。皆死於疫。祭頭已用七隻雄雞。買棺製衣。置酒款客。或賣或殺。家中所積錢米。所餵雞鴨猪羊。一概告盡。惟世昌與一幼子。久病未死。世昌痛其入亡財盡。又愛憐幼子。冀其依然發財。再多餵諸畜。不顧害人。咸豐四年六月。世昌挑糞肥田。帶牛撒放。陰雲黑暗。雷雨大作。方欲收牛回家。霹靂一聲。將牛擊死。世

昌滿身擊亂。不令其死。雨止爬回。周身疼痛難忍。日夜悲
慟。夜夢其祖曰。爾陰惡害人。天降之罰。須將爾平日過惡。
宣示於人。戒人不爲。方可減罪一二。且可緩其疼痛。世昌
疼不得已。只得直說已惡。央高先生提筆錄出。匍匐四鄉。
以勸世人。宣請四鄰老與少。舉目觀定。我今把生平過一
一指明。自生來承祖業。田園不盛。住場地也不過七分有
零。我居鄉正在那院子中正。周圍閒俱是人田。禾苗生怎
奈我不知得富貴。由命一心。要利己。暗把人慳。餒雞鳴
與豬羊。六畜不等。放在外。啄種子。廔苗不生。稻粱菽麥黍

稷。任他食定。苗不秀。秀不實。人無收成。餒耕牛。用繩索。其
理本正。常撒放。踐田畦。害人非輕。將人田作草場。牛且壯
盛。那顧人衣食計。賦命奉承。且把人苞胎稼。偷割晒定。備
冬天無草時。何須經營。常把牛繫人家。祖塋墳頂。任踐踏。
痢屎糞。污人先靈。此等惡。比別項罪孽更重。若依此來加
我。亦難從容。若與我將理論。一味肆橫。四箇子。猶如那餓
虎出籠。一箇箇執棍棒。咒罵不等。眾鄰族。畏勢強。不敢做
聲。無一人敢惹我。由我擺弄。暗耗人無收成。漸把家傾。高
先生。看不過。把我勸懲。自逞我歪脾氣。全然不聽。反說他

迂腐氣講甚報應。比以前陰險事更加幾層。也是我惡貫滿罪孽過盛。觸怒了空虛中過往神靈。降瘟疫傳染我妻先斃命。復相繼。子與媳七口人丁。餓的畜積的財。賣用乾淨。獨留我與幼子老少二名。反癡癡恨天地。害人苦境。仍照舊昧天良。欲發囊盈。前一日去肥田。放牛縱橫。惱上天不肯容。怒發雷霆。打死牛。又擊我頭面青腫。眼昏花。心神亂。周身骨疼。是夕閒。幸先祖指示一夢。錄已過。警世人。可免災星。勸眾鄰。處人間。心存公正。莫學我。何世昌。暗把人慳。看我這。遭顯報。何等光景。行陰惡。暗害人。與我罪同。

講

高先生代他錄畢。世昌拏著匍匐四鄉。自彰其惡。見者無不警心。彰揚數日。自思我被雷擊。終是廢人。在世何益。爬到河邊。投水斃命。其子年方十五歲。不知事故。被人引誘。浪為。未幾家產蕩盡。後墮下流。投入匪黨。被官兵大勦。緝獲斬首。其家遂絕。試想世昌。一生陰惡害人。雖被雷擊。死後地獄之苦。未必能免。奉勸世人。曾為者急改。未犯者謹防。若存心陰惡。報應何等顯速。可不慎歟。

